

萬墨林在日本

——萬墨林先生與我重逢記

後藤一夫撰
馮永材譯

昔年之敵印象深刻

一位穿著長衫的中國老人，帶著三個朋友，在日本的街道上行走。跟他擦肩而過的男女老少，都一面回頭看，一面指指點點喋喋不休。

這些迎面而過的人必定懷著奇異的感覺，因為萬墨林先生所穿著的是目前在台灣也不多見的服裝！連我的太太（作者後藤一夫自稱）也問過我：「為何萬墨林先生要穿那不方便的長袍馬褂衣服呢？」

今年七十六歲的萬先生，算起來，在中華民國完成革命的那一年他正好是十歲的小孩，在他小孩心目中為大革命一役留下強烈的印象，而且民國建立前所受於諸列強的侵略，割讓了一部份國土而成為殖民地，在其苦難的建國歷程中兄弟之邦的日本反而強迫提出不合理的要求，終於發展為中日戰爭，如此歷史裏自己內心中誓言發揚的民族意識，加之中國民族的傳統優越性等均表現在此長袍馬褂裏。

這是昭和十八年（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在上海法國租界發生的事情，上海適值梅雨時節，

是日黃昏將遭遇豪雨，在上海憲兵隊滬南分隊之分隊長總指揮下，派特高班長為現場指揮官，並集結各班前往逮捕自重慶潛滬的地下工作人員蔣伯誠。檢舉班全體人員均著中國服（長衫），腰不離手槍和手鐐，並牢實地繫著綁繩。我們是警務班派出的支援隊，雖編入檢舉班，但其任務為守備外圍防止逃脫。侵入室內逮捕犯人是特高搜查班之責任。

在傾盆大雨中，接近目的地附近相當一段距離後，三三五五分班由街道漸漸靠近目的地之房屋。雨下午七時已近昏暗，街上商店似因豪雨之故提早打烊，路上行人稀少。該地在法國租界內屬於中國人住宅較多的區域，其複雜的巷道連接不斷，被街燈照得發出淺銀光的雨絲看起來好似交錯的釣絲一般。因雨水滲入布鞋內，雖時為六月尚有陰森之感，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三三五五隔著相當的距離在雨中前進。下車後約步行十五分鐘吧！走到某巷口時，在不甚強烈的燈光下被先行的特高班一夥叫停下來後，順從其指示進入巷內，而後者看守一棟三樓大雜院以備逮捕由窗戶的脫逃者。周圍住宅鴉雀無聲，如非雨天

該還是行人頻多的時刻呢！對方是大人物！我深感心情緊張同時感覺寒氣刺骨想要小解，不得已找尋巷內之樹叢解決。爾後之狀況會如何變化展開？我們更如在五里霧中。只注意入口與窗口有無逃脫者為我們的任務。

雨仍不停地地下著，連一隻貓都看不見。非常安靜的晚上，不知經過若干時刻，目的房屋也寂靜不動，連個人影都沒有。目的物是否住在裏面？難免懷疑起來。有一同事為了想抽煙所點的火柴也被雨水弄滅，一直到隔壁的簷端下好不容易才著火。一剎那間被照出來的臉孔浮出於黑暗中，是個相當令人害怕的面貌。

這時從目的房屋裏發出了強而尖銳的女性聲音，隨後即逝於黑暗中，又回復原來的寂靜，約有許多時刻。檢舉班一夥人一塊兒出來。靠近看看，有個陰影似乎步行非常困難的樣子。有二個人夾持着他漸漸行近。

「一切都順利！大家即刻撤離！」我們也立即撤回停車場。因把後座讓給三人一團的一夥，故撤下一人於車外。我一個人不得不在雨中蹣跚地歸隊外。原來三三五五成隊同行



扶桑小聚
 (中)萬淑賢 (左)後排右本
 文作者後藤一夫，左後藤
 一夫夫人。
 岐阜市市長上松陽助前
 排(右一)萬墨林

的一夥人也看不到，說不定是在我們看守時往他處去了。

從篠懸木(Platanus)之花尖兒滴下的大顆雨點，把中國服緊緊地黏在皮膚上，覺得非常不舒服。從辣斐德路向西一直步行，有一部黃包車(洋車)放下車篷寂寞的停在街角。

在巨福路拐彎到了最後的目的街道。在闇夜之中模糊的看見美國學校房舍的塔光，好不容易才回到部隊。警備兵大概是看見我渾身濕透像個落湯雞，說了聲「辛苦」。但因眼鏡被雨水弄成朦朧，到底是那個警備兵不大清楚。進入特高室等待指示時，不一會兒吵吵嚷嚷的另外的一團就回來了。坐車回來的一夥人的影子已經消失了，但後來回來的一夥人內有一個著中國服而身軀矮胖光頭的約四十歲左右的人

印象深刻地映入我的眼中。然後第二天在拘留所透過窗戶再看見他一面被監視一面練早操的姿態。後來特高之同學河野君說，蔣伯誠已經住院去了。而我所深感印象的人——萬墨林——聽說也以盲腸炎同樣住院去了。

三十年後重逢歡樂

一九七三年(民國六十二年)在箱根溫泉地召開第三屆滬南會時我們夫妻倆(作者後藤一夫自稱)也出席參加了。在席上被介紹給中國人孔潤之先生後，才聽見萬墨林先生仍然健在，並且在世界最著名的中文本中外雜誌發表回憶錄，雖已流逝了三十餘年之歲月，但聞見其名時一瞬間反應地想起來的是他的風采。在心眼裏重新想起現住於台北精神飽滿而矮胖的萬墨林先生，希望再見一次！縱然當時互相拚命的交鋒，水火不相容的關係，又不關其事之是非曲直如何，以一個人毫無辦法的被遺棄在巨大的國家的動盪之中造成的悲哀的歷史，但互相作為其事實的體驗者，或許首先被懷念佔有而往昔的回憶由兩方刻成浮雕，而後感嘆互相所經的清晰路程。

嗣後我曾計劃訪台，終於因工作繁忙，一直到一九七四年春節始利用假期實現訪台之行。戰後好久未曾渡海，但也不覺些微不安，或許即使是不相識的陌生的中國人，我仍然相信是知友之故吧！然而因初次來台，承受陳杏村先生種種的安排，許澤銘先生和孔先生的同事張英倫先生以及其同仁數名等特意的到台北國際機場來迎接。

由於許先生是熟人一見面就認出來了，張先生原來攜帶著我的名牌站著，經由許先生看了說：「後藤先生我很面熟所以不必拿著名牌吧！」而後除掉了。這是後來聽見的，畢竟還是不能不感謝如此好意的舉動。許先生受陳杏村先生的指示，無論如何也要陪同嚮導本人到台北市內走走，因不好意思謝絕，改延為第二天。而且訪問孔先生的公司不久後，受到萬墨林先生的造訪。一看其精神奕奕的風度，遂不讓自己感覺已逝了三十年的歲月。經孔先生的介紹後，我說：「我是原來服務於滬南分隊の後藤，你們大家都好嗎？」以後，所聽見的是懷念的純粹的上海話。時光已經流逝了三十年，但是我的心胸正如逆轉時鐘，彷彿陷入仍在上海的錯覺。尤其孔先生的公司所屬幹部職員均熟知上海話，所以更加深我的心醉神迷。有關滬南隊特高班長的花田君和當時的同事各位的消息等有問必答得很詳細。大家都追懷著往昔的日子！如此時間過得够快，不知不覺中逝去了三個小時。

為招待晚餐被帶至上海菜館——三和樓，一面品嚐久違的真正中國菜味道，一面談論上海時代的往事，使氣氛熱鬧起來。一直忘記已經是夜深人靜，又不知回到飯店是何時了。當晚未曾想及身在異國，就寢酣睡至天明。然後依照預定日程，完成觀光就歸國之途，因賜給了許多土產禮品反而在機場海關耽誤了好久。我又向特意到機場來歡送我的萬先生說無論如何一定要參加今年的滬南會，然後搭乘飛機，踏上海大阪的歸路。

後來經過數次的聯繫後，承蒙參加第四屆「

滬南會」，在歧阜長良川畔與昔日同事舉行盛大的集會。其後第五屆在廣島召開時亦蒙出席，至今在山代溫泉舉辦第六屆會議時，還由萬氏次女公子淑嫻女士陪同參加。

時過境遷，二十世紀也只剩下四分之一而已，而世界局勢大變特變。中華民國國民所尊敬愛慕且領導於苦難之道，開闢完全自立之途的最偉大的蔣總統如今在寂靜的慈湖，包圍在榮譽裏，安樂永遠地就寢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馳名世界，而以打倒列強侵略與殖民地政策作為推進力的蔣總統的精神是解救世界上弱小國家的導火線。目前世界上除極少一部份外，均各自完成獨立之舉，雖然仍擁有種種的難題，但已經脫離異國人之支配在希望中營生。

又蔣總統駕崩後的台灣，繼其偉志莊敬自強，上自嚴總統、蔣經國行政院長，下至政府各級要人打成一片，對於農工商各方面傾注全力以期提高經濟發展。至於其驚異的進展度正使世界刮目相看，其確立的不動的基磐對於中共壓迫的行動（以聯合國為舞台的策略）毫無動搖。全國國民在豐裕的風土與賢明的國策下並不覺若干的不安地過活，仍然以自由世界之一員與諸國繼續外交。尤其對導致世界不景氣的石油危機尚且比日本早日恢復，與諸外國的國際貿易也正欣欣向榮中。

萬墨林先生為參加六月十九日的滬南會決定訪日，於是十六日下午四時我到大阪機場歡迎他來臨。

仍舊穿著長衫，以雨傘作為拐杖走下扶梯的姿態是一目了然無需尋找的。在送迎台揮手表示我的來意後轉往稅關出口候。本屆因有次女公子淑嫻女士同行之故，雖然不必担心其日常生活照料，但究竟是七十六歲的老人，覺得需要調配其飲食，並留心其健康。

對中國來說，他堪稱中國的國寶。在平凡凡的生活態度當中心裏的愛國精神，那是身經七十六年歲月仍一貫不變的中華民族的無形財產？戰後日本國民的思想大變特變，連生於戰前且體認戰事的困苦者尚且在戰後玩弄些愛國的言行使被稱為反動份子，且被貼上軍國主義封建、保守等的標誌，而變成迎合主義者，連自己的意志都不敢表示，始終隨波逐流的處身的姿態，實在令人作嘔。

目前上自政治經濟界的大人物下至一介勞動者所表現的全面姿態，像這樣的中共的真意也不糾正，僅接受一方的好言而謀與中共接近的政治經濟界，及主張公正的新聞關係者也不出此範疇，是故一般國民也以中共提供的有限消息作為唯一者，而漸有親近中共的傾向，如此演變誰能阻止？假定就這樣進展，最近的將來必使中日間再次引起不幸的事件。如此結果有若觀火一般非常明顯，其原因不外重覆以往百年間的中日關係所致者。在國與國的外交上應該明白一國民即一般民衆所求所想為何物，而後互相努力盡其所能始可產生友好關係。我相信曾經遭遇不幸是以無視民衆的情報的基石而施行外交交涉為其失敗的原因。如只依靠政府及經濟界的主義人物當不能完成

如此重大工作。必須兩國國民互相覺醒展開各自的國民外交後才能追尋成功之路。萬墨林先生是以身作则而力行的一人。商人外交是附帶利害關係的，所以不能斷其真偽。然他已經連野心都沒有，只願為中日間的親善活動而自己花費不少。因善良的精神為其天性，所以超越利害關係而求知友並締結和平而友好的純樸無比的行動，我也儘可能協助共同努力達成國民外交的成果。

歧阜市長笑迎嘉賓

一九七六年（民國六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衆議院議員松野幸泰先生和秘書長尾藤昭義先生在市政府休息室相候，然後拜訪三樓的市長室。

由秘書課人員引導入室，因事先已有連繫的關係，蒙受市長的歡迎。市長從十餘年前訪台的話題開始，談及台灣經濟飛躍成長情況和國政水準至國民生活、觀光方面等等無所不談。在和陸氣氛中過了預定訪問時間，最後市長所示一言正值得為中日兩國國民玩味，有作為將來指針的深奧意義。其言如下：

歧阜縣與中國在戰爭中早已經以苦的緣份相連著，當時日本為解決勞動力不足，曾經強制徵用中國人供給勞力，是時在歧阜縣瑞波市附近好像有多數中國人死亡。當時我身在大陸，且因出身兵庫縣之故未目睹其實際情況，但其墓碑是現存的，大概不會有錯。是否那件事為根源？或另有他因？不知其詳細，但在三年前歧阜市與杭州市遂結成姊妹都市的關係。因此歧阜市長也於去

年體驗訪問大陸之行。市長說其印象以「現在的大陸人民均未能抱有希望與夢想」一言道盡了一切。

然後萬墨林先生將所攜帶的一幅山水畫贈送市長，使市長異常歡喜，甚至表示過意不去不致當。繼而市長也贈送萬墨林先生一包物品以為答禮，並互相緊緊地握手道別。是否此握手的溫暖始能流通心意呢？這比靠文獻理論家的「中國通」還是以短時間的交談與握手較能諷解其人性。萬墨林先生的愛國心也在無言中藏於其內心深處。我相信如此無言的意志表示必然給與對方好感而且能將其餘音留到將來。

滬南會也在歡樂之中完滿結束，所有知己老友亦各散四方，來年的舉辦地點也決定在四國地方。

我們是順福井縣的九頭龍瀾河壩南下，經歧阜縣白約折再沿長良川的清流往下走，中途落腳歇舍，準備贈送高砂市長的山水畫，休息片刻後再驅車由名神高速公路西下。過了「豐臣」「德川」最後的戰爭而著名的「關原」後，一面在右邊欣賞「伊吹山」，一面在夕陽映照的日本最大湖沼「琵琶湖」畔眺望如現如隱的山嶺。至「多賀」招待所再休息，然後直驅「大津」招待所。雖然是日目的地為「京都」，但也是滬南會會員之一的柴田先生（本年度未出席）與其親戚上田先生等各位原約定在京都南立國交叉口相候。在該交叉口下車時果然不錯看見柴田（舊姓堀江）先生正在等待，由他們引導後進入高級飯店。其京都特有的閒靜，而被竹林包圍的樣子，令人

覺得「真的，畢竟還是京都！」永久成為「平安朝代」的都市，在此仍舊殘留著因被近代文化所荒廢的近代都市看不到的東西。

上田先生的願望是靠他本人長期的農業生活所培養出來的種種農業措施是否能利用於台灣的農業？然而能否協力使台灣的農業更加發展？大致是這些問題。

在此飯店一面品嚐特有的日本菜，一面談個不完。雖然萬墨林先生首先聽取其內容後所得結論為應該先行作成計劃書而開始與亞東關係協會接洽，然後其意圖在台灣被提起時再向農業會推助。並約定不惜協力等語後惜別兩位。我覺得在此也有一個日本人想盡辦法願多加一份暗藏的力量來完成中日親善的使命。

是夜宿於京都車站前的鐵道大飯店。第二天早晨至下午二時止是為遊覽京都和購買東西勻出的時間。我因對京都地理不大熟悉，想搭計程車回來較方便，所以將自用車寄存在大飯店停車場，另雇用計程車首先至「三條離宮」，混在多數的修學旅行的學生中轉一圈並欣賞日本式庭園美，再轉往「金閣寺」「御所」（日本古時的皇宮）。由於時間不夠，所以僅參觀上述的名勝古跡而已。利用剩下不多的時間前往京都「大丸」百貨公司，萬墨林先生和我兩人同在理髮店或咖啡店消遣，萬淑嫻女士和內人雖然言語不通，但決定利用國際語（Esperanto）來逛公司買東西。然後約定下午二時在樓下出入口的招待室集合而各自分散。下午二時在預定地點集合，車子從停車場開出，在眼下可眺望神戶市街的阪神高速公路

上一日向兵庫縣（我的故鄉）高砂市驅駛，較原定時間略遲到達高砂市。先到梶原先生府上拜訪並休息片刻，不久奈良先生也來訪，然後梶原、奈良兩位與我們都到湖上的茶館，在其間略予調整宴會時間。待至下午六時被引導至高砂市最摩登的西餐館時已經有數位客人聚在一起了。

不久全部人員聚齊，有人帶口信後「足立正夫」市長會遲到些。高砂市似乎正在舉開市議會，然五分鐘後市長也趕到了。至此首先經過介紹後，萬墨林先生所贈送的畫交付與市長，又市長所贈送的「安慰與老太太」的彫刻也交付與萬墨林先生。

這個團體的會員是以市長為首和市議員數位，市長祕書、農協專務理事及各類事業家等十數位。而亦有紀念品贈送與萬墨林老先生。如此包含熱情的歡迎使萬老先生父女更加感激。又隔了好久才吃的西餐使淑嫻女士面帶喜色。待說得略為起勁時拍照紀念像。萬墨林老先生父女也勸誘大家到台遊覽。其中已經有再三去過台灣觀光的人都熱中於談論台灣，我以為本屆的來日能够成為拋磚引玉。有如把中日親善的小石投於水中後其波紋靜靜地擴大一樣，覺得萬墨林先生的國民外交的環輪的擴大。然後懇請以市長為首的此團體的諸位務必在高砂市設立中日親善協會，結果爽快的答應了。除祈禱早日設立外，我也決心非由側面協力不可。在風光明媚的「瀨戶內海」海岸附近的旅社過了一夜。在我幼小時能够聽到松籟聲混和海浪聲成為二重奏之催眠曲，如今竟變成高度的海濱工業地帶（東播），怎樣也追念不到昔

日的羅曼史。不過本屆的旅程是非常有意義的，確信所獲得的成果是不能以金錢代替的。

國民外交意義重大

二十二日告別高砂市與奈良先生一同往大阪。首先順便到「明石之浦」（明石海濱），在「舞子之浦」迄今仍毅然地豎立著的六角堂，是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所住過的有來歷的建築物。受海風和波浪的敲打和洗滌，尙且在四分之三世紀由往來於明石海峽的船夫和漁夫們所親愛的這個六角堂，如今在不加思慮的中共的支配下，說起來非常遺憾。

到達大阪後在「道頓堀」的「蟹」菜館用中餐，因「火鍋」是萬墨林老先生最愛吃的東西，所以慢慢地消磨時間。然後邊逛「心齋橋筋」街邊探望商店的櫥窗而前往大阪「大丸」百貨公司。淑嫻女士和內子仍舊忙於買東西，我們男士一夥則在咖啡店休息片刻。是否女性的特性？我們不知除了逛百貨公司以外還有更疲勞的東西。那也好，只有今天一晚，大家都快要別離了，儘管逛吧！約在下午四時前後結束買東西，再次搭車直返岐阜市。

途中經過昔日孝子的故事的發祥地，有一個貧窮的父親嗜好飲酒但缺錢買酒，作兒子的每到經常通過的瀑布時，心裏時時念著如果這瀑布是酒，父親該如何的歡迎？某日照舊背負薪柴通過該處時，忽然聞到四方洋溢著芳醇的香味。是否在作夢？以手掌撈取些瀑布水時才發覺這是怎麼回事？真的是酒！兒子喜氣洋洋地把這酒汲進葫

蘆裏回家孝敬老父奉養至老等。這是留傳下來的事，然後其瀑布才被稱為「養老瀑布」。我們順此「養老瀑布」駛車在養老招待所吃簡單的晚餐。等回到敝舍時已經下午八點鐘。萬老先生父女忙於整理行李，我們也因累積一週的疲勞很早就寢了。

當然那是與東京附近的滬南會會員連繫，商量新幹線到達東京時間等作完第二天的一切準備以後的事。

次日二十三日在阜歧羽糸車站十時四十五分發出回聲（KODAMA）號，歡送兩位後好不容易才完成責任。

反省在這忙碌的一週，我心裏所剩下的是什麼呢？出門後所留下的繁多工作尚未整理。為爭取時間而必須處理的事務以及與銀行有關的工作大概需要兩天工夫。假定僅以利害關係考慮時確實是相當的損失，但我內心裏却非常的平安與滿足。

這是能够協助萬墨林先生心中所藏之國民外交，並使初次訪日的淑嫻女士高興的行為。我作了除我自己以外任何人也作不到的事。即多花些時間為中日親善播下種子。不久出芽，成長而開花。為把「似近而遠的國家」的中華民國的形象（Lagen）改成「似遠而近的國家」而不再發生不幸，互相協力一致打下基礎，雖為「九牛一毛」亦不惜傾注微力。

為這件事蒙受亞東關係協會大阪辦事處徐漢飛先生和各位職員的援助，本人誠心誠意的申謝。（一九七六年十月於東京）